

## □ 值年园地

烈辩论，最后日方败诉。法院判决日方向中方当事人支付两条轮船的赔偿金29亿多日元。日方不服，向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申诉，上海高院最终裁决维持原判。现在本案正在执行中。

在香港的几年中，除了开展法律业务工作外，还多次应邀参加一些社会及学术活动。1990—1992年，我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法律中心的邀请，以访问学者身份，从香港去澳洲讲学，讲授中国经济法。

离开清华园走上工作岗位以来，不管干什么，我都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，努力完成任务；无论到了什么陌生环境，我都能很快适应新的情况，把承担的工作做好。这些无形力量和智慧的泉源，都是来自清华的熏陶和培养，和“通才教育”的影响有很大关系。我深深感谢在清华的几年中，母校对我的春风化雨之情、良师育人之恩。

2012年3月10日于北京天兆家园

## 我的“铸造”情结

○李传棻（1952机械）

我1927年出生于江西庐山脚下，1938年故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，只好外出逃难。因此，一个小小的孩子经历了9年流离失所、衣食无着的流亡生涯，“三日不知饭味”于我绝不是什么稀罕的事。抗战胜利以后，我居然有幸上了大学，1952年毕业，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。

在清华我学的是汽车设计，到了工作单位以后，领导找我谈话，说铸造车间很需要技术人员，要分配我去搞铸造。我汽车学得就不怎么样，对铸造更是一无所知，但那时热情很高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二话没说就接受了。到车间一看，我心里就凉了半截，那时的铸造车间条件之差，现在搞铸造的人恐怕都难以想象。生

产设备十分原始，主要靠手工作业，工人身上黑不溜秋，操作单调而艰辛。唉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毕业，虽没有出人头地的非分之想，没料到竟混了份这样的差事。不由得想起孔子所说的“吾少也贱，



2012年校庆期间，李传棻学长（前右2）与同学返校在生字厅门前合影

故多能鄙事”，他老人家的这番话简直是专为我度身定做的，看来命该如此，我也只能干这种粗活了。

在车间干了一段时间后，我思想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开始认识到：铸造生产的过程，乍看起来粗犷而简单，深究起来却处处都有奥妙。说到这里，我只想举一个例子：炼钢时，经常用取样勺从炼钢炉内舀出钢液，由钢液的辐射亮度和表面结膜时间判定其温度，这是常规的作业方法。有一次，一位老师傅告诉我：“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单靠这样测温是不够的，要准确控制炉内冶炼状况，应经常通过炉门观察炉内某一处炉衬的温度。”我认真学着照样做，但不明白是什么道理。后来到图书馆找书看，懂得了“黑体”的概念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在炉外观察，物体的亮度受外界辐射的影响，判断温度会有误差。通过炉门观察炉内某一处的炉衬，则基本上不受外界辐射的影响，观察处接近于“绝对黑体”，因而判断会比较准确。

思想观念转变后，对事物的认识就大不一样了。原来貌似粗犷的作业中竟涵盖了广博的学问，只要认真求索，可说是处处别有洞天，引人入胜。刚从业铸造时觉得很委屈，是由于自己过于无知。实际上，铸造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，涉及的知识面很广，仅在工程方面，就应该学习冶金、机械、化工等专业的多项基础课程，要想懂得铸造，真是谈何容易。我从业55年了，细想起来，对许多问题现在仍然只是一知半解，有的还难免似是而非。面对铸造行业不断进步、发展的大好形势，对庄子所说的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

涯”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对于铸造过程中的艰辛作业，如果将身心都投入了，有时也会感到非常浪漫。出钢、浇注时火光冲天、钢花四溅，对此情景，自然会想起李白的诗：“炉火照天地，红星乱紫烟。”看来，这位诗人好像也搞过铸造，而且对铸造颇有感情，否则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句？铸造生产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，那就是“团队精神”至关重要。生产优质铸件，需要物料准备、合金熔炼、造型、浇注、清理、热处理、精整等工序的共同努力，任何一个环节有人“拉松套”，产品就好不了。两个人抬一包铁水浇注铸件，飞溅的铁水烫了其中一人的脚，不管如何疼痛，他决不会随意放下浇包去看自己脚上的伤。当然，谁要想一枝独秀，也是绝对秀不起来的。两千多年前的尹文子就曾写道：“贵工倕之巧，不贵其独巧，贵其与众共巧也。”照我看来，尹文子所称颂的名为“锤”的师傅，大概是铸造行业中的一位能工巧匠。

我原本是一个对铸造一无所知的青年学生，因一个偶然的机投入了这个行业，经历了一段从很不情愿到非常热爱的过程。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，认真学习、读书当然是很重要的，但是，许多老工人在技术、处事、做人等方面对我的启发和帮助也是令我没齿难忘的。

当今社会文明昌盛、科学技术发达，这是人类的福祉。但是，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文明，铸造技术的贡献应该是第一位的。从五千多年前的“青铜时代”，到又经过了两千多年的“铁器时代”，生产工具的发展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生产技

## □ 值年园地

术，不仅大幅度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况，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从而催生了现代的文明。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，铸造技术不仅没有萎缩的迹象，而且还能不断吸收各种工艺技术的最新成果来完善自己。近20年来我国铸造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但技术水平还是非常低，认真钻研业务的人太少，这又是让我非常担忧的

事。我国铸造行业在环境保护、作业条件、能耗等方面，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非常之大，这种状况也是亟待改变的。

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在铸造行业已经干了55年。我非常热爱铸造行业，但为行业所作的事实在太少，每当回首往事，总觉得十分愧疚。

# 大学耕耘六十载 耄耋之年在成书

○董达生（1952电机）

欣逢清华大学101周年华诞，清华筭影，抚今忆昔溯当年，感慨良多。正如卢梭在《漫步遐想录》中所言：“所有老人都比孩子更眷恋生活。”这是因为生命的夕阳焕发着更迷人、更富魅力的光彩，还有年轻时遐想和追忆的衬托。

1949年春，清华园紫荆花绽放，在微风中摇曳。当时，清华是一所由文、法、理、工、农5个学院组成的声誉卓著的综合性大学，实施文理渗透，学校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人文氛围，使学生受到熏陶。我是“老清华”的最后一批毕业生，在1952年之前，就生活在这种令人神往的环境之中。清华一代名师云集，他们在学识上是古今贯通，中西兼容，文理会通。当时，大一“普通物理”（Sears，1948年英文版），由钱三强、彭恒武、葛庭燧、孟昭英四位先生同时为工学院学生开课，钱伟长、张维两位先生讲授“应用力学”与“材料力学”，都使用Timshenko的原著。在“电工原理”课中，指定四

本英文参考书，其著者分别为Jeans、Harmwell、Page与Bush。“电机学”由电机系主任章名涛院士与钟士模教授（MIT博士）主讲。这些大师在学术上处于“会通”的地位，既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，又了解当时世界前沿的发展动向与崭新课题。我们聆听一代宗师讲课，大家共同认为“这是人生的最大享受”。

我们这一代50年代初期的毕业生，清华老校友在百年校庆时作了如下的概括：我们是经历解放战争洗礼，接受革命教育的一代；又是满怀激情，参加新中国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拼命工作的一代；随后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，不少人受到不公平待遇，是经受磨难的一代；改革开放后，我们都达“知天命”之年，确实不再年轻，还能振奋精神工作，又是重新奋起的一代；我们目前虽然已达耄耋之年，仍然精神矍铄，老骥伏枥，尚能从事科研著述，我们又是做最后奉献的一代；今天，还能在《清华校友通讯》写文章，还能安度晚